

胡毓寰著

孔子訓語類釋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胡毓寰著

孔子訓語類釋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序

幼時讀論語，覺孔子之言，亦平平無奇耳。及長，歷世漸深，而後知孔子之偉大。與其言論之可寶。蓋世所謂大哲人大聖賢者，其名言訓語，不外根據個人理想之真理，發爲奇美之議論，而於人類本性，社會真情，多未能揣求中切，故以其言施之現實社會，常偏而不能周洽。惟孔子之說，一方既自據其理想之真理，一方更本諸人情物理，與夫社會真實情狀，發爲中和周切之論，故其所言，往往推之東海西海而無不適，施之上古現今而無不宜。何也？空間時間雖差，而人類本性則無古今東西之辨也。英人吉爾斯（Hornel Giles）嘗言，「自生民以來，孔子爲最成功之一人，其影響於世，惟釋迦基督穆罕默德三人足以相比擬。」（Giles: The Sayings of Confucius p. 36）吉氏以思想學說影響於世之力，媲孔子於釋基督三氏，其言甚是，而就學說言論純正言，則孔子似非三氏可企及也。基督謂「人批汝左頰，則并右頰與之；人欲得汝裏衣訟汝，則并外衣亦聽取之。」此種可言不可行之論，猶老莊「剖斗折權而民不爭」之言，意雖奇美，實離人情之正，猶黃金殺饌之可玩而不可餐也，曷足貴乎？故曰：「可言也，不可行，君子弗言；可行也，不可言，君子弗行。」孔子之言，其價值之高，即在可言而復可行耳。

昔趙普自言「以半部論語佐宋祖統一中國，以餘半部佐太宗致治平。」夫趙普能否明識論

語而用之，吾不得知。惟論語所記孔子脩己對人治國之方，多據平允正實之原理，發爲不分地域時代而可施用之經驗名語，此則不可否認之事實也。閱者試統覽本書所記，如仍不信，則請更深歷世，在朝者退入鄉村與貧民雜居念年，在野者進入政府審觀吏治十載，如是再取本書細審之，或更取論語全書玩誦之，則庶乎信余非有意阿所好矣。

本書選錄孔子語足以垂訓者，凡百數十則，大半取諸論語，兼及孟荀禮記等儒書。其有非直接出孔子口，而爲孔門或其遠徒傳述，辭旨與孔學無二致者，亦兼略採錄，以資互發。世之明者，倘匡余紛繆，補其遺闕，則厚幸已。

目次

序

導論

第一篇 修己

一 行本	四一
二 尚德	四五
三 重義	四六
四 中庸	四九
五 真誠	五三
六 莊重	五六
七 慎言	五七
八 責己	五九

九 自省

六三

十 治學

六七

十一 薰染

七三

十二 困勉

七八

第二篇 對人

八一

一 事上

八一

二 遇下

八六

三 觀人

九〇

四 教人

九三

五 交友

九五

六 忠恕

九九

七 謙讓

一〇一

第三篇 爲政

一〇三

治本

一〇三

附錄

本書人名地名書名朝代名釋略

二 正身

三 用賢

四 盡分

五 公正

六 仁民

七 用兵

一一〇
一一四
一一九
一二四
一二五
一二六
一二九

導論

吾人驟閱論語，見其滿紙仁義孝弟忠恕正身之言，往往感覺孔子之說，頭緒多端，不易知其骨幹。或見其屢言倫常修身，輒呼爲倫理學家；或見其多談事君致治，又呼爲政治學家焉。實則孔學之「倫理」「政治」二大綱領，析之雖爲二事，合之則亦融混爲一，不復絕對獨立。蓋修身者，致治之基；致治者，修身之果。二者相需爲用，本末關聯貫合，凝爲一體。由修治己身以致天下平治，即由分子健全以致團體健全也，凡事必分子善而後團體得由而善，人羣亦然，必先個人善而後社會國家得由而善。故修身一端，實居孔學綱領中首要地位。孔子於此，特三致意詳之。其修爲方法，則標出一種學問道德高貴之人格爲修身標準，此標準人格，即論語中所稱「君子」者是已。孔子全部學說骨幹，即「教人修治己身爲君子，」「合衆君子力以致國家社會繁榮平治，」二者本末關聯貫合爲用，以達人類之安寧幸福。是故君子者，修身之鵠；致治者，君子之功。必君子成，而後修身之初步目的達；必君子衆，而後致治成功之機能強。孔子教人，其科目雖有仁義禮智信勇、父慈子孝、君義臣忠、長幼有序、朋友有信……等，紛繁多端，要其最終目的，不外以之陶鑄受教者成爲「君子」而已。此猶之醫科學院，其科目有植物、動物、解剖、生理、衛生、細胞、組織、胎生、細菌、病理、藥物、診斷……等、無慮數十種，要其最終目的，亦不外以之陶鑄受教者成爲「醫師」而已。

夫醫師，人皆知其爲有醫學智識、能爲人治病者也。若夫孔子所謂君子，世或不盡明其確切之定義焉。余嘗考之論語等儒書，知所謂「君子」者，乃一種標準好人也。君子之反，爲小人，「小人」者，壞人也。「君子」「小人」二者，其區別略如下文所示條件：

(甲) 其爲人，厚道德，富學識，重公義，此君子也。

(乙) 其爲人，乏道德，貧學識，重私利，此小人也。

試再讀下列孔孟荀諸大儒之言，則所謂君子小人之辨，益可瞭然矣。

子曰，「君子，義以爲質，禮以行之，孫以出之，信以成之；君子哉！」（論語衛靈）

「君子尊德性而道學問，致廣大而盡精微，極高明而道中庸，溫故而知新，敦厚而崇禮。」（禮記中庸）

「君子內省不疚，無惡於志。」（禮記中庸）

子曰，「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惡；小人反是。」（論語顏淵）

子曰，「君子求諸己，小人求諸人。」（論語衛靈）

子曰，「君子，說之不以道，不說也。小人，說之雖不以道，說也。」（論語子路）

「小人閒居爲不善，無所不至，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，而著其善。」（禮記大學）

「君子，能、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，不能、則恭敬縝細以畏事人；小人，能、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，不能、則妬嫉怨誹以傾覆人。」（荀子不苟）

「君子，小人之反也。君子，大心則天而道，小心則畏義而節，知則明通而類，愚則端慤而法，見由則恭而止，見閉則敬而齊，喜則和而理，憂則靜而理，通則文而明，窮則約而詳；小人則不然，大心則慢而暴，小心則淫而傾，知則攫盜而漸，愚則毒賊而亂，見由則兌而倨，見閉則怨而險，喜則輕而翹，憂則挫而懼，通則驕而偏，窮則弃而僂」。（荀子不苟）

由上所言，可知君子所重者，禮義、謙讓、誠信、恭敬、寬泰、公平、正直、敦厚、中庸、學問、責己、助人、守法……等，小人所行者，倨傲、驕慢、妬嫉、殘害、偏邪、詐僞、陰險、輕薄、怠惰、怨謗、隱惡、責人、自私……等。總之，君子則重道德、尚學問、公平正直之人也；小人則背道德、棄學問、邪僞私曲之人也。

子曰，「君子謀道不謀食。……君子憂道不憂貧。」（論語衛靈）

子曰，「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。」（論語里仁）

孟子曰，「雞鳴而起，孳孳爲善者，舜之徒也；雞鳴而起，孳孳爲利者，蹠之徒也。欲知舜與蹠之分，無他，利與善之間也。」（孟子盡心上）

「言無常信，行無常貞，唯利所在，無所不傾，若是則可謂小人矣。」（荀子不苟）

由上所言，又可知君子小人之大辨，在「義」「利」二字。是以遇事必以正義爲前提，凡足增公家之益者，雖損及一己之利，亦樂爲之，則其人自可稱爲君子矣。遇事以私利爲前提，凡足圖一己衣食私益者，雖害及團體親友，亦甘爲之，則其人即可稱爲小人矣。蓋義利公私之

殊，實君子小人之最大區異點也。

夫君子小人之辨，既已如上述矣。雖然，欲使國多君子，將以何道致之耶？曰，此可於論語孔子答冉有一問覘之。

子適衛，冉有僕。子曰，「庶矣哉！」冉有曰，「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」曰，「富之」。

曰，「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」曰，「教之。」（論語子路）蓋爲治之要，最先當期民族衆庶；衆而衣食匱乏，又將以凍餒爲亂，故又期民生富足；富而無教，又將奢逸放縱爲亂，故又教之以禮義。知禮義，則爲君子矣。知禮義者多，卽國中君子多。國中君子多而小人少，則向治者多，而向亂者少矣，夫然後人民得安居樂業而享受太平繁榮之幸福也。孟子以闡揚孔學自任，故對此論釋最爲明辨。

「明君制民之產，必使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，樂歲終身飽，凶年免於死亡，然後驅而之善，故民之從之也輕。」（孟子梁惠王上）

驅而之善，謂教之使爲君子也。從之也輕，謂衣食足則教之爲善自易也。

「后稷教民稼穡，樹藝五穀，五穀熟而民人育。人之有道也，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，則近於禽獸。聖人有憂之，使契爲司徒，教以人倫：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」（孟子滕文公上）

司徒，掌教民之官也。禮記、周禮，亦有司徒掌邦教之紀述。

「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，明七教以興民德，齊八政以防淫，一道德以同俗，養耆老以教孝，恤孤獨以逮不足，上賢以崇德，簡不肖以紕惡。」（禮記王制）

「司徒帥其屬而掌邦教。……施十有二教，一曰教敬，二曰教讓，三曰教親，四曰教和，五曰辨等，六曰教安，七曰教中，八曰教恤，九曰教節，十曰教能，十一曰制爵，十二曰制祿。……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，一曰六德，知、仁、聖、義、忠、和，二曰六行，孝、友、睦、婣、任、恤，三曰六藝，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。」（周禮地官司徒）

所謂六禮七教八政六德六行等，皆不外爲教育陶鑄君子之科目。故「教」實爲使人成就「君子」最要之道，而深廣施教，卽所以使國多君子最重要之方也。

依論語等儒書所記，則知造成君子之重要條件，有智、仁、勇、信、義、禮、讓、恭、敬、孝弟、眞誠、莊重、學問、責己、自省、敏行、中庸……等、諸大端。

子曰，「君子道者三：仁者不憂，知者不惑，勇者不懼。」（論語憲問）

子曰，「苟志於仁矣，無惡也。」（論語里仁）

「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。」（論語里仁）

孟子曰，「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，以其存心也。君子以仁存心。」（孟子離婁下）

此言：仁、智、勇、三者，爲構成君子之重要條件也。

子曰，「君子，義以爲質，禮以行之，孫以出之，信以成之：君子哉！」（論語衛靈）
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：「其行己也恭，其事上也敬，其養民也惠，其使民也義。」

（論語公冶長）

子曰，「君子之於天下也，無適也，無莫也，義之與比。」（論語里仁）

子曰，「君子義以爲上。君子有勇而無義，爲亂；小人有勇而無義，爲盜。」（論語陽貨）

子曰，「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。」（論語里仁）

子曰，「君子謀道不謀食。……君子憂道不憂貧。」（論語衛靈）

孔子曰，「君子有九思：……色思溫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……見得思義。」

（論語季氏）

子貢曰，「君子亦有惡乎？」子曰，「有惡：惡稱人之惡者，惡居下流而訕上者，惡勇而無禮者，惡果敢而窒者。」（論語陽貨）

子曰，「君子無所爭。」（論語八佾）

子路問君子，子曰，「脩己以敬。」（論語憲問）

以上言：信、義、禮、讓、恭、敬、爲構成君子之重要條件也。

有子曰，「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，鮮矣；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爲仁之本與。」（論語學而）

「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；思脩身，不可以不事親。」（禮記中庸）

「夫君子之居喪，食旨不甘，聞樂不樂，居處不安。」（論語陽貨）

「富潤屋，德潤身，心廣體胖，故君子必誠其意。」（禮記大學）

子曰，「君子坦蕩蕩。」（論語述而）

子曰，「君子之過也，如日月之食焉，過也人皆見之，更也人皆仰之。」（論語子張）

子夏曰，「君子有三變：望之儼然，卽之也溫，聽其言也厲。」（論語子張）

子曰，「君子不重則不威，學則不固。」（論語學而）

子曰，「君子矜而不爭，羣而不黨。」（論語衛靈）

「君子易知而難狎。」（荀子不苟）

以上言：孝弟、真誠、莊重、爲構成君子之重要條件也。

「君子尊德性而道學問，……溫故而知新。」（禮記中庸）

子夏曰，「百工居肆以成其事，君子學以致其道。」（論語子張）

子曰，「君子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。」（論語雍也）

「君子既學之，患其不博也；既博之，患其不習也。」（大戴禮記曾子立事）

曾子曰：「君子以文會友，以友輔仁。」（論語顏淵）

以上言：「學問」爲構成君子之重要條件也。

子曰：「君子求諸己，小人求諸人。」（論語衛靈）

子曰：「君子病無能焉，不病人之不己知也。」（論語衛靈）

「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，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。」（禮記表記）

子曰：「射有似乎君子，失諸正鵠，反求諸其身。」（禮記中庸）

「有人於此，其待我以橫逆，則君子必自反也：我必不仁也，必無禮也，此物奚宜至哉？」（孟子離婁下）

子曰：「君子不憂不懼。……內省不疚，夫何憂何懼？」（論語顏淵）

以上言：責己、自省、爲構成君子之重要條件也。

子曰：「君子，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敏於事而慎於言，就有道而正焉。」（論語學而）

子貢問君子，子曰：「先行，其言而後從之。」（論語爲政）

子曰：「君子欲訥於言，而敏於行。」（論語里仁）

子曰：「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。」（論語憲問）

子曰：「……既知之，患其不能行也。」（大戴禮記曾子立事）

以上言：「敏行」爲構成君子之重要條件也。

仲尼曰，「君子中庸，小人反中庸。」（禮記中庸）

子曰，「中庸之爲德也，其至矣乎！」（論語雍也）

中庸者，中正平實無偏激之義。朱熹曰，「中者，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；庸，平常也。」

（中庸章句）孔子教人脩身治學，於中庸一義，嘗再三致意及之。

子貢問：師與商也孰賢？子曰，「師也過，商也不及。」曰：「然則師愈與？」曰：

「過猶不及。」（論語先進）

子曰，「質勝文則野，文勝質則史，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。」（論語雍也）

子曰，「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，知者過之，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，賢者過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」（禮記中庸）

孟子曰，「伯夷隘，柳下惠不恭，君子不由也。」（孟子公孫丑上）

孟子曰，「古者不爲臣不見。」段干木踰垣而辟之，泄柳閉門而不內，是皆已甚；迫，斯可見矣。」（孟子滕文公下）

不輕見君王，不趨附權貴，本君子美德，然魏文侯踵門就見段干木，魯繆公親詣泄柳家請見，一則踰牆走避，一則閉門不納，是爲高義過甚，反爲不德，故孟子非之，蓋以其失中庸之道也。曾子非不受「其謝」之餽者，亦同此義。

「齊大饑，黔敖爲食於路，以待餓者而食之。有餓者蒙袂輯屣貿貿然來。黔敖左奉食，

右執飲，曰，『嗟！來食。』揚其目而視之，曰，『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。』從而謝焉；終不食而死。曾子聞之，曰，『微與！其嗟也可去，其謝也可食。』」（禮記檀弓）

以上所舉各則，唯「學問」「敏行」「中庸」三項爲構成君子之最重要條件。蓋不學無以明理；理不明，則不知禮義仁信恭敬孝弟等道德之當爲。故學問實爲構成君子之基礎條件。夫學亦猶教也，在師爲教，在徒爲學。學與教，猶一物兩面也。然既教既學以知其理矣，而力不克踐行，則雖知之，亦不足爲貴。此猶徒具綺麗之圖案而不產生真實之建造物者，雖美亦無所用之。故曰，「在心爲德，施之爲行。」（周禮師氏鄭注）德備於心，僅知其理也；施行於外，則兼踐行矣。是故最先則學問以知其理，其次則敏行以實現其德，最後則以中庸權衡之，使所行無偏激之弊；夫如是而後君子機構以完成焉。

至此，當略論人所以必「學問」而後成君子之理。禮記曰：

「玉不琢，不成器；人不學，不知道。」（學記）

以玉未琢，比人未學；以玉既成器，比人經學問而成君子。然則人之初生，其性善耶？抑非善耶？至此乃涉繫及人性問題矣。孟子以爲人性本善，其惡者，由後天惡環境濡染而失其善也；其成爲君子聖哲者，以學擴充之，由本質小善擴充至於大善，猶今世攝影術之放大法也。荀子則以人性本惡，其成爲君子聖哲者，積學以矯之也。二子言人性，其旨歸皆以「學」爲構成君